商海弄潮

乌桕几株照眼红

黎杰(四川)

乌桕是江岸最靓的树。

秋未褪尽,冬初至。江岸上,乌桕树独秀于众多花草树木之中,成为粉饰江岸的一挂壁纸。

傍晚,漫步江岸,风微凉,晚霞也凉,从树隙撒下,冷成点点稀疏的淡淡光斑,铺嵌在小径上。

风吹乌桕红。乌桕叶的红是从隐现的彩叶中溢出来的,与地上的光斑相映成趣,好一幅温婉画面。

有乌桕的地方,要么是小山坡,要么是小湾湖,或单株,二株,三株,甚或有四株五株丛生的。成年乌桕,高可达 15 米左右,虬劲。

初冬乌桕那一抹绯红,飘逸在季节之中,步行其间,让人有如与心爱之人的一次初遇,清姿绰约,清新迷醉。

乌桕大多以深秋入诗,而我以为乌桕应是深秋留给初冬的一点余韵。

“秋林城郭画图中,乌桕千株照眼红。石坝远回三叠浪,蒲帆横截一江风。”清代诗人蒋士铨眼中的乌桕红,层层叠叠,红似火,火如海,如火似海的江中,叠浪翻滚,一帆横江,满江冬风,凛冽如画。那一刻,蒋士铨眼中心中,定是火红一片,光明一片,他要在如诗如画的旅途中,欣然回家乡。此刻,他满眼乌桕红,胸中思乡情更切。

乌桕是民间的。

老家的乌桕树杂生在山坡上溪涧边,乡亲们把乌桕叫劝子树,我把它叫做全籽树。叫劝子树,大抵是因了对乌桕存有敬畏之心。乌桕爱生毛毛虫,那种虫会飞,人一靠近,就飞到人身上,母亲说,那虫带毒刺,落皮肤上起红疙瘩,长风泡,奇痒,千万莫靠近,更不要摘树上的果子。后来才听说是因为乌桕果用途大,怕我们糟蹋了。叫全籽树是因每到冬天,彩叶掉尽,全树只余白色籽粒,看上去全是籽,所以叫全籽树。

乌桕红一现,江岸就出彩了。

城市临江,沿江一条长长江岸,缠绕城市,江岸蛇形蜿蜒,隐现交错,芦苇浩荡。乌桕不是鸟儿衔来的,不是江水冲来的,以前江岸只孤生几株乌桕,不成林,不成景。近年,乌桕才以园林方式植入江岸,落户江岸,丛生是人为的。在乡下,乌桕丛生的多,是因它籽多,落地生树,就一丛一丛生长了。

秋去冬来,这乌桕在江岸之上芳华尽展,把一江冬水染得层次丰富,妖娆妩媚。站在乌桕树下,望着红叶,叶面不见毛毛虫,或许,那虫早绝迹,也或被人工灭掉,更或是生态链多样,毛毛虫有了天敌而自然消亡。反正,这乌桕成为绿化江岸的最佳景观树。

“西山红叶好,经霜色愈浓。”其实,我早应该注意到乌桕树的,乌桕在春天发嫩红叶,夏季是清绿叶,秋天,乌桕叶始泛彩,由清绿转为明艳,接着半绿半黄,半黄半红,半红半紫,秋风起,乌桕叶全红了,以至于把深秋的余韵拖进初冬,让初冬也多了些斑斓。随后,乌桕叶褪去枝间繁叶,露出虬劲枝条,挂满一串串木籽,闪亮如白蜡珍珠,挂在冬天扉页上。“前村乌桕熟,疑似早梅花。”这个比喻把初冬乌桕树定了格。

“巾子峰头乌臼树,微霜未落已先红。”北宋隐士林逋的乌桕红最入眼,那红,是别于枫叶红的,枫叶之红,是透明的,而乌桕红,红得特别,是一种乌红,这种乌红,是沉静的红,是由淡红、朱红、褐红慢慢转化来的,恰值秋末冬初,乌桕红红得有厚度,红得有光泽,红得有质感,红得若一只彩蝶,在初冬缤纷着,翩翩起舞。

乌桕叶红秋意深,乌桕红明映落霞。心形乌桕叶,是晚秋献给清冬的一片赤诚。

雪花的灵魂(组章)

贾文华(黑龙江)

倾听白雪在远方歌唱

站在初冬的山岗,倾听白雪在远方歌唱。

她迈着猫儿般的碎步,一边徜徉一边唱;她努着婴儿似的嘴唇,一路憧憬一路唱。

她步向我的方向,我却步向身后的方向。于是,我总能听到远方,那距离适中的歌唱。

每当初冬造访,寒风鞭梢似地抽打我肩膀,我总爱从一座山岗,漫无边际地跑向另一座山岗——

只为倾听远方,那圣洁的白雪,无忧无虑的歌唱。

雪之语

不着急融化,不急着落下。喜欢踩着另类舞步,向人间进发。

过程,美丽如画。

一生不想降落,一世不想抵达,不想让无尘的翅膀,接受静止后的涂鸦。

倘若你的目光,把我摄进心灵暗室,我情愿化作凝霜的白霞。

不燃烧,却沉静;不多彩,却无瑕。

直到冷上你心尖,泯灭你浮躁的自大。

雪花的灵魂

一朵雪花落下来,一个灵魂升上去。亿朵雪花落下来,亿个灵魂升上去。

有下凡,就有飞天;有回报,也有给予。

一朵雪花,蕴含一帘絮语,轻吻钟爱的大地;

一个灵魂,携着一句祈祷,填补残缺的生涯。

沿着若隐若现的云梯,无数个精灵,挥洒无拘无束的生命大写意。

在她们眼里:生,是爱的延续;死,是悲伤的结局。

为了扑进大地的怀抱,雪花用寒冷装饰内心的火焰。她们不想自投罗网。爱,即便燃到沸点;理智,仍旧保持冰的寒意。

那一刻,雪花伏下柔体,倾听大地的唤语。随后,将出窍的千古之恋,托付给蒸腾的空气——

爱了,无憾!

告诉飞雪

告诉飞雪,从那颗结冰的星辰旁绕过去,径直往前飞。前方,不会再有障碍物。飞,就擎着肩、提着袖、昂着头。

要学一些事物,习惯直面表述,一般不顾及左右。左右,除了枯萎的树以及老气横秋的街灯,再就是涂得满墙的廉价的广告油。惟有直面前方,才是层出不穷的天空。

如果不是附了一身清冷的筋骨,飞雪不会从天空往下飞;有可能,会从大地直奔镶着金边的星球。

借着风的怂恿,告诉飞雪:落地之前,先模拟一段轻松的心境;再俯冲——哪怕,把自己摔得悄然无声。

白雪之上

天晴了。亿万片雪花,托着裂了亿万道缝隙的天空,缓慢而降,落在草尖上,被扎出亿万个细洞。

原来,天空就这么薄薄一层。

凋零的草们,联袂用失去血肉的肩膀,扛着曾经的至高无上。

白雪之上,新换的天空,在它们头顶自然泛光。

雪被下,没有一棵草可以生存,可以幸运地成为英雄。没有一株植物类生命,能够骄傲地佐证:“我,只用拳头,就能击穿永无止境的天空。”

草们距离现实太远,而天空才是最真实的风景。白雪真实地降落,粉碎了草们虚拟一生的幻梦。

至此,天空不再高不可攀。至此,高度,显然成了低处的倒影。

设想,如果不是枯草的脊柱托着天空,整个世界,将有被辱没的可能。

许多荣光,总在迟来。

雪原写意

雪原之上,方言散开。

云的方言,霜的方言,羊的方言……

从各自道路奔向各自道路。行进,是生命的最佳方式。

它们挪动、蹒跚、起舞——在马头琴的协奏以及牧人的鞭影和骤起的风暴中。

它们用独有的叫声,轻唤同伴的乳名;它们以特有的悲鸣,倾诉失去疆界的禁锢。

它们天性柔弱,抗拒血腥的光斑,刀光剑影,解剖着它们不屈的方言。

雪原像宣纸,记录下簇拥的足音。重叠的爪痕,暗示相拥的体温。它们想把彼此的身体攥成心脏的拳头,而大脑必须是各自的,好破解季风的变更。

十一月朔风的刀片,削瘦大面积冻伤的云彩,数亿片碎屑,覆盖愈加空旷的雪原。

远方“咩咩”声声,头羊于雪原挺起犄角——为寻迷途的羔羊,敢把血管咬破的犄角——

凌空一顶。

瞬时,天空滴落阳光的血浆。

李白的梦想

张喻祺(四川双流立格实验学校高一 3 班)

李白毫不掩饰追求名利之意,但又无法接受其他条件而弃之如帚。他求取名利背后,真的是为求取功名?若是,又怎会哀叹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若是,又怎会对其友人说:“达则兼济天下,达则独善其身”;若是,又怎会感叹仕途不顺,空有一身才华无处施展呢?究其根本,是“为国为民”,是对民生疾苦难以改变的顿足捶胸。

李白常被称为谪仙人,放荡不羁任性自然,是疏狂余生尽大笑的狂人。他寻山走水,登胜访迹,无酒不欢,肆意逍游,揽天下之奇景于胸间。他从梦幻回到现实,将悲思倾注于民生涂炭,李白本是谪仙人,又如何这般?

因为,李白心中装着百姓。

且说光福人与书

——郑光福《岁月留痕》序

张家禄(四川)

我与光福,几十年的老朋友老同事了。1987 年他从成都金牛区调来成都人民广播电台,我俩同在电台食堂一个锅儿里舀饭,算是“同锅”;我俩都爱操笔为文,闲暇时写写千字文豆腐块,兴趣上又是“同好”……一路走来往事多,相处愉快互帮学。同事、“同锅”“同好”。真是个“三同”的老朋友,老熟人哈!

光福这个人为人诚恳,性格开朗,乐于助人,工作认真,专注执着。当时他办服务“三农”的节目,成都市的郊县区乡,真还成了他跑上跑下的广阔天地。“光夫子”变成了“泥腿子”。他成天在郊县乡村跑,广泛接触农村的基层干部和群众,有了大量的第一手鲜活资料,聚焦“三农”,服务“三农”。消息、专访、调查、现场录音报道、人物花絮……节目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服务性强、针对性强,很受农村听众的欢迎。这期间,光福采制的很多节目和稿件还在省市获了奖。他写的《川西风情》《巴蜀留韵》两书先后出版。

在办好办活节目上,光福想了很多点子,做了很多努力,但他始终头脑清醒。一次他跟我交流时,谈到办节目要吃透两头。一头是上头。党的方针政策精神实质的整体要求。二是下头的实际情况,特别是群众的急、难、愁、盼。在下头广交朋友,才有助于吃透下头。有这样的认识,难怪他在区县乡村有那么多朋友。开门办广播,深水抓“活鱼”。办好节目写好稿,光福是个明白人。

好游走,广交友,喜读书,勤笔头。光福这个人,办事认真,也会生活,与大家耍得来、摆得拢。2006 年,他从岗位上退了下来,却不安分,不时在报上发些豆腐块和“大块头”,美文迭出,经常冒“泡”,成了老不歇火的勤笔之君。平常,我们也常在一起喝茶聊天,神侃吹牛时也三言两语交流一点写作的心得体会。如他的哪篇长文在哪家报纸发了大半个版啦,他的歌词又在全国获奖啦……说到他的“三些”主张(吃些、耍些、写些)更是显得格外自信。光福真是有福啊!退休后,他还与省上的文友经常聚会交流,探讨学习,互相切磋,互相激励。收入书中的很多篇什,就是光福老弟交益友的战果。

光福的短文我喜欢,文风朴质,直入主题,开门见山,干货相呈,考证有据,不枝不蔓。他那些讲街名的文章,大多短小而耐读。光福的文字功夫和笔力我是熟悉和了解的,收入本书的文章,有生活气息,有时代感和可读性,这毕竟是他用脚板跑出来的文章啊!若再多一些灵性感悟,再多一些独家拾萃和地域趣语,文章收放再适当节制一些,那就更好了。

锦里诗苑

萤窗篝火(组诗)

倪文品(四川)

新绿

这漫山的蝴蝶:扇动鲜嫩的空气
去年我也曾呼吸
古老的上色工艺该如何揣摩
你把背阴处的表达
留给鸟鸣

你是听得见的风景
——追寻叠叠的风
亲爱的陌生者,你直抒胸臆
在熟悉的路线:在思想者辽阔的荒芜

纯粹无边。新绿收起谁的旧衣
纯粹,无边
我作神圣的告别:石头误以飞花,为飘雪

窗外

不止一树。都是些山野的枝叶
刚好铺满我夏天的窗口
铺满我中年的多病

既不疏离,也不靠近
更不过问断句的甘苦,与茶水的浮沉

无以馈赠。我只送它现成的阳光、雨露
和寂夜的星辰

还想请一只素色的蝴蝶
飞越这绿丛,替我问候远去的青春

落花与蝴蝶

打开一本日记
打开石头与落花的扉页

翻到三月的空气,青蛙的琴
翻到五月的父亲,透明的信
翻到七月的流火,与爱恨……
翻过一面墙,翻过人间的涂鸦
看到一双微笑的手

坍塌的石堆旁,飞过一只蝴蝶
落在她的肩头

星宿石

仰望在仰望之前
刻骨在刻骨之后

我在我之外
你别关门
门外有你遗忘的轻舟

白日是热烈的魔咒
时间在缓缓地裂变
你驻光年之上,轻抚我最新的伤口

最深的沉默,已泅渡星星的河
返青的本草,又带来风的温柔

篝火

黑夜着火
是个伪命题
从来都是燃烧的燃烧
死亡的死亡
篝火,最爱的是刚好升起的
另一处篝火。再远一点看
就像黑夜里的一双眼睛

芦苇

近水,临风。学名蒹葭
《诗经》流行伊始,就成为爱情的打卡地

一千五百年后,李时珍发现
芦苇根性寒,芦花能解百毒

用一种药物,来守护爱情
像一则互为因果的寓言
倒影在风中摇曳

只有,另一枝芦苇才能解开这个谜底
彼时,它们药性尽失,一夜白头

草原一日

大片的羊群在蓝色的草地自由迁徙
听风的云朵在绿色的天边屏气凝神
牧羊人哪儿去了
草原的女儿,飞旋着微笑的白裙

一颗一颗的星子落在草原
草原无限延伸,抵达梦乡方止
一缕一缕的草香飞上天幕
天帝俯身一吻,但见目光如水

鸟儿栖居的灌木,同样住着神灵
与神同眠,或可尝试无翼的飞行

你的蝶羽在光影里(组诗)

苟永菊(四川)

梦月

月光下的花树
就是一盏盏灯火
把大地点亮

一棵树,支撑起
一个离开故乡的人
梦境的天空。他是
在月光下长大的孩子

他就是,在你的山峦上
生根发芽。所有的血脉
都融入你的土壤

皱褶的皮虬曲在树梢
挂满月,梦越来越清晰
多么皎洁。一刻也不
停歇的追梦人

泥墙夯实的庭院
月梢更辽阔

风高过围墙

山坳里的藤花陷入休眠
阳光堆积的火焰
正在赶路。风高过围墙
带着火匍匐

日子翻越的草木
收割的尺度在加深
你在故乡,搂紧一地月色
稻穗谦逊而悠长
风把稻子催熟成秋天的标本
母亲把一颗颗标本亮晒
太阳说要把母亲的胃安顿好
在它日落之前

故乡不可自拔地把你带进月色
你盘踞在池塘边
拐枣树越来越挺立
那一地月光向豁口进发

故乡将一个人的血脉
贯穿其中,草木的蓬勃
抑制地直达黎明

花树下

划定阳台的区域
三角梅开出丝绸的质感
花蕊天生丽质

土壤保持湿润的深邃
夜色在加深
红色粉羽足够圆润
风载着梅的花签,让我想起
川东八月 39 度的火焰

山的月色盘踞在花树下
秀发的手感无边无际
露珠印满泪痕
风载带着蝴蝶

一个丢失故乡的人
在阳台上豢养灵魂
芬芳的花蕊吐出火焰
所有的根,扎进月色

蓝天

风把大量的云撕开
山峦,河流一切沉寂下来
你蓝色的深邃
嵌在天空的苍茫里
此时的光波
开始缠绕大地的花朵

你以母性的高度,呈现
大把的时间,站在花树下
你的蓝,在她的梦境里复活

时间的蓝,与海无关
所有往事被挂在树梢
情感的浓缩,仅仅
一个转身,即可抵达

每天从清晨六点钟开始

程川(四川)

闹钟是铁面无私的判官
把你从梦中拎出来
炉火吐了吐舌头,撩起夜色的一角

晾了一夜的锅碗又开始热身运动
浪迹在灶台四方的油盐酱醋又重新聚首
葱花,面条,或者馄饨,忘了沸水之痛
只当又洗了一次热水澡

每天 6 点 40 分,门前荫影里准点出发的
班车喇叭,有时高调有时低调
与你盘点寒暑更替的前程
太阳烹饪精美的蛋糕,风雨斟满辛辣的酒
你都欣然领受。常有什么在眼波中浮动?
雨中分娩的晨光,扑面而来
你仿佛又回到了雀斑在脸上雀跃的年纪

错觉

许军(四川)

秋风有约,片片落叶
往日的世界,为何只留下
爱的一撇

缘来错觉,茫茫荒野
哪一朵鲜花
会因我而开,为我而灭

念去去也,漫漫长夜
一杯酒成诗,两行泪成阙
从此不再与相思离别
空空如也

投稿邮箱:763358734@qq.com
总第 115 期